

关于蒙古族火崇拜习俗若干现象的探讨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蒙古族关节礼^①中火信仰的内容多种多样, 并各自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具有象征家族、日常生活的延续与中断以及通过火使物与物相互联结或分离等文化蕴涵, 显示了火的超自然的神圣性、巫术性。

关键词: 蒙古族; 关节礼; 火; 象征意义

中图分类号: C912[.55] **文献标识码:** A

一、序

火对于人类文化的历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火与人类的关系甚至被认为人类文化的历史是火的历史。火的使用、语言以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然而, 动物界不仅有自己的语言, 甚至还有地区差别。黑猩猩等一些动物也能制作并使用工具。但是, 除了人类以外还没有其他动物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发明和使用火。火的获取和使用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为明确的标志, 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人类与人类文化的历史中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火, 不言而喻关系到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蒙古族的文化习俗中也存在着与火相关的诸多仪礼和观念, 本文就关节礼中的火及其文化象征进行考察。

二、火与家族生活

作为家族生活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遮风挡雨赖以寄身的“建筑”, 然而只有“建筑”还不能成为住所, 另一个必需的条件是火。也就是说, 最简单的家族生活由作为外部框架的“建筑”和在其内部燃烧的火组成。进而, 火还决定住所内的各种秩序。

蒙古族在搭制蒙古包时, 帐内各种物品的布置首先从炉灶开始并围绕炉灶决定其位置^[1]。不仅如此, 以炉灶为中心, 家庭成员都有其大致固定的座位, 表明在家中的地位。火(炉灶)不单纯是加工食物、取暖的“物质”, 还是联结家族的纽带, 是家庭的象征。所以, 维持家庭用火, 避免火灭的苦心与努力的背后, 隐藏着比技术的实用的缘由更为深刻的象征意义。

首先看看住所(蒙古包)内以炉灶为中心的秩序。炉灶位于住所的中心, 从包内面向南面炉灶的右侧是男子的座位, 与放牧狩猎相关的男子用品放置在右侧或挂在右侧的墙壁上^[2], 左侧是女性以及孩子的座位, 同样, 女性的衣物以及餐具等生活用品置于这一侧。客人也依男女分左右就座。佛像等宗教信仰的崇拜物则安置在西北角。越贵重的客人, 其座位越接近西北角的佛像的位置。饮食的准备在属于女性的左侧进行。炉灶作为联结家族的纽带, 最明显的或许是表现在以下的习俗上, 即在没有佛像等的居住内, 就寝时头部向炉灶, 脚伸向墙壁, 形成以炉灶为中心的姿势^[3]。

其次, 以炉灶为轴心体现了男与女、右与左、圣与俗的对立与结合的关系。从空间分布看, 炉灶的右侧与男子相关联, 也显示着宗教上的优越性, 这里是禁止女性以及外人随意进入的神圣领域。而左侧则属于与女性相关的空间, 分娩以及食物的准备等, 这些世俗的事项在这里进行。此外, 刚出生的家畜幼仔需要照顾时也在这一侧进行。

相对立的这些因素又通过炉灶相互融合，构成家族生活。正是炉灶构建着家族这个共同体生活的中枢。各个家族的炉灶的火集结家族成员，从而对于外界又显示了排他性，使各个家族相互区别和分离。不仅限于家族，在更广范围的社会关系上也是如此，蒙古人打猎等一起远出时，众人形成一个临时的共同体，称之为 Gal neilekü [4]，可直译为火的结合，这是以火为纽带、统一行动共同生活的临时共同体。这样，每个人平时拥有各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火，而现在火又将他们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如此火构建着社会性的结合与排他。

可见，炉灶居于居住的中心，作为生活用火，是其安宁、永存的保证。从社会功能看，火或炉灶使家族结合，并规定了基于性别的男女分工[5]；又在多个层次上使人们结合形成共同体同时又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别[6]。

三、结婚仪式中的火与炉灶

因为炉灶是家族的象征，平时特别小心以避免炉灶的火熄灭。这也是至今仍然保持着婚礼从点燃炉灶的火或者拜灶开始习俗的原因。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为例，新娘来到新郎家首先进行的是叩拜炉灶的仪式，由新郎陪伴，新娘向点燃火的炉灶叩拜九次，同时向炉灶中投进酒和脂肪用以祭祀，并念诵祭火词，祝福新诞生的家庭繁荣昌盛[7]。这个祭火仪式中蕴含着以下的象征意义。

第一，新生活的开始。结婚仪式的火是新点燃的，表示新生活的开始。点燃新火以示新开端的习俗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中，新年的火以及伴随新首领的继位点燃新火等习俗都属于这一类。新点燃的火同时还表示旧生活的结束，新娘告别了原先家族的火与炉灶，与另一个新的火相伴。所以，火表示生活的连续与中断、结束与开始。

第二，家族的一员。火（炉灶）神是家族的非常重要的神灵，新娘首先叩拜炉灶之后向新郎的父母施礼，叩拜炉灶表明她得到了这个家族的炉火神灵的认可、接纳和保护，正式成为家族的成员。这也是中亚、北亚游牧狩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习俗[8]。

第三，象征多产。在叩拜时向炉灶中投进酒和脂肪以助火势，包含着预示家族繁荣，预示她多产的意蕴。火是生命力、生殖力的源泉。在阿依努、罗马等都曾存在分娩以及婴儿与火相关的习俗。古代印度，没有孩子的夫妇，将揉锥火钻钻出的火星接入蜂蜜中让妻子饮用。同样还可以在古代罗马的比如少女坐在炉火旁，由于火星溅到身上从而怀孕等传说[9]中，发现火具有增强女性生殖能力或使其受孕的观念。

四、葬礼中的火及其象征

葬礼是人生最后的关节礼，也伴有火的参与。早在柏朗嘉宾的旅行记中就有关于葬礼中火习俗的记载，即死者的家属必须从两堆篝火之间通过进行净化以及为死者焚烧祭品进行祭祀。这些习俗现在仍然存在。葬礼中火的功能及其象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净化。相当于柏朗嘉宾记载的净化习俗现在表现为，从埋葬归来的人从火堆旁经过以进行净化。此外，蒙古族当狩猎捕获甚少时，认为是由于猎具被玷污了，在野外土丘上升起火，将猎具从火上经过祛除晦气以期狩猎的顺利进行[10]。据弗雷泽的《金枝》记载，由火进行净化的习俗在中欧、东欧的农民中直到19世纪还很盛行，尤其是在疫病流行，家畜死亡等时期更为明显。

其次，祓除。与净化相关联的是驱除鬼魔等的祓除功能，不仅限于火还表现在对于灰、烟雾等与火相关联的崇拜习俗中。为预防家畜发病，蒙古族有在家畜棚圈里撒灰的习俗。火的这个功能还非常典型地表现在西伯利亚的狩猎习俗上，狩猎结束后，为驱除亡灵，促使亡灵离开动物以防止危害人们，其很普遍的做法是在捕获的动物旁边点燃火，用火或者烟雾使动物亡灵离开动物从而远离人们[11]。以上两项都是基于火的强大的破坏性能的。

再次，诀别或别离。从埋葬归来的人们从火堆旁经过用以净化，除夕傍晚进行祖先祭祀 tūleši 后返回住处时也进行同样的仪式，这里蕴含着一个意义是由火阻止亡灵来到住处，火是人间与死者世界的分界线。日本也有与此相似的习俗，即葬礼和结婚仪式中的“门火”习俗，出殡以及新娘

从娘家出发后，在门口点火。具有不要再次回来的含义，意味着与死者（亡灵）的诀别，以及与出嫁者的别离，包含着对出嫁者婚姻顺利的祝福。

最后，媒介。点燃特别的火焚烧祭品祭祀死者的习俗至今仍存在于蒙古族中间，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火的媒介作用。蒙古族在祭灶时向炉灶中的火投入食物，祈求家族的平安、繁荣和昌盛，而祭祀死者时并不使用家中的象征家族的日常用火，而是点燃特别的火，并且是在埋葬地或离住处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不能在住处内或附近，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一点，即火是将祭品送达到死者那里的媒介。与此相关联，火神也经常被当作人与其他神灵的中介，在不同的场合祈求各种不同的神灵时也往往首先向火神祈祷，由火神向诸神转达祈求和愿望[12]。火的媒介是指将物与物结合或使之分离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点都可以理解为火的媒介功能的表现。

五、萨满加入仪礼中的火

在蒙古族原始信仰的萨满教中，火以及与火相关联的烟雾等要素的参与也很明显，在这里仅就萨满加入仪礼中的火做一分析。

若想正式成为萨满必须师从老萨满，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具备加入条件，接受严格的加入难关的考验。蒙古族萨满的加入仪礼的考验有九道关卡，关于这九道关卡的解释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包括锥子关(yisün tebene jegtū-yin dabaga)、熨斗关(yisün ilür-ün dabaga)、犁铧关(yisün qušiGu-yin dabaga)、九堆火关(yisün obuGa Gal-un dabaga)、铜钱关(yisün Gaulin joGos-un dabaga)、套绳关(yisün chalman degesü-yin dabaga)、铡刀关(yisün jadu- yin dabaga)、吉达(矛)关(jida- yin dabaga)、刀子关(yisün širGuGul-un dabaga)等，其中熨斗关、犁铧关、铜钱关以及九堆火关都属于火关；也有的认为九道关就是赤脚踩过九个烧红的铡刀；也有说法是在一枚烧红的铡刀刃上赤脚跳九九八十一次。通过九道关卡的考验，就被公认为正式的萨满。

尽管加入仪礼的考验标准不一，但有一点无疑的是，火为萨满的加入仪礼中必不可缺的条件，无论哪一种类型中它都是重要的因素。由于火具有超人超自然的神圣性、巫术性，成为“俗”转“圣”的主要标志和考验方法。

那么，火与萨满的巫力有什么联系？罗马尼亚出身的美国宗教学家米尔查·埃利亚德(M. Eliade)认为，在萨满教文化圈，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以下的象征性的关联，即火与萨满的巫力的关系表示萨满超越了平常人的肉体的承受极限，具有超人的躯体的和巫术的（精神的）能力，也就是萨满与神灵处于相同的维度。在忘我恍惚状态中飞翔于天上地下等萨满特有的能力，不外乎是由于获得了“内在的热”、“神秘的热”。他的这种“内在的热”、“神秘的热”通过操纵、支配火而获得并得以积蓄，即将粗野荒乱的具有破坏性的火的本性作为活力使之转化为内在的巫力。能够忍受火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条件[13]。即萨满是将火的本性转化为内在巫力的人。

关于火与萨满的关系，还应该注意，在古代蒙古、突厥等民族中萨满往往是铁匠出身的人[14]。

火不仅在加入仪礼中，在萨满的治病过程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东北亚的萨满常常用火疗法治疗疾病[15]。

火作为这种使人获得神性、灵性或者变得更加强大的观念，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中，据《古事记》日本武尊的传说，日本武尊经过与国造放的野火搏斗并制胜后变得更加强有力。经过火的燃烧和锻造后，就像将土变成陶器，矿石变成金属一样，人也变得具有超人间的性格和能力[16]。

六、结束语

火处于自然与文化的接触点，既属于自然也属于文化。贯穿在火所具有的从物质的到象征的性中的一个内容是它的媒介作用，以火为媒介人与人、物与物或被联结或被分离，以火为媒介物质会改变其性质。

上述结婚仪式、葬礼以及萨满加入仪礼中的火所发挥的作用，从根本讲，都可以归结为其媒

介功能，即从人生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联结和分离。这是源于火的强大的神秘力量，它会改变物质的性质，而且既能够产生新的物质，也可以破坏它。

注释

①关节礼：人的一生中经历的诸如诞生、成年、结婚、死亡等重要转折点时的仪礼习俗。该术语渊于法国人类学家汪继乃波（A.Van Gennep）1909 年出版的著作 *Les Rites de Passage, Étude systématique des ceremonies*。

参考文献

- [1]嘎林达尔. 蒙古包风俗录[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05.
- [2]嘎林达尔. 蒙古包风俗录[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13-114.
- [3]嘎林达尔. 蒙古包风俗录[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69-173.
- [4]萨·纳日松编著. 鄂尔多斯风俗志[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257.
- [5]E. 罗特·法鲁克（Eveline Lot-Falk）著, 田中克彦, 糟谷启介, 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77-81.
- [6]大林太良编. 火[M]. 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丛书, 社会思想社, 1974. 34-39.
- [7]萨·纳日松编著. 鄂尔多斯风俗志[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857-869.
- [8]U·哈儒瓦（Uno Harva）著, 田中克彦译. 萨满教—阿尔泰系诸民族的世界像[M]. 三省堂, 1989 年版. 215-216.
- [9]大林太良编. 火[M]. 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丛书, 社会思想社, 1974. 62-63.
- [10]萨·纳日松编著. 鄂尔多斯风俗志[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614-615.
- [11]E. 罗特·法鲁克（Eveline Lot-Falk）著, 田中克彦, 糟谷启介, 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165-166.
- [12]名取光武. 阿依努与考古学（二）[M]. 北海道出版企画中心, 1974. 200-201.
- [13]米尔查·埃利亚德（M.Eliade）著, 堀一郎译. 萨满教—古代式的出神恍惚方术[M]. 冬树社, 1974.
- [14]护雅夫编. 内陆亚·西亚的社会与文化[C]. 山川出版社, 1983.
- [15]色音. 东北亚的萨满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70-71.
- [16]大林太良编. 火[M]. 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丛书, 社会思想社, 1974. 309.

Fire and Its Symbolic Meaning in Mongolian Important Rites

Narangerel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rieties of fire- worship meaning in Mongolian important rites. Fire have its own symbolic meaning in Marriage ceremony, a funeral rates, and Shamanism rites concerning *Dabaa Dabahu*. It's symbolize the continuation or interruption of clan and daily life,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whether them mutual join or separate and so on, it manifests the supernatural sacredness and witchery of fire.

Key words: Mongolian; important rites; fire; symbolic meaning

收稿日期: 2006-02-17;

作者简介: 娜仁格日勒（1966—），女，蒙古族，内蒙古科左中旗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语言文化学博士。主要从事蒙日比较文化、蒙古族文化研究。